

木叶初黄

立秋来信

□陆末文 朱忠盼摄

立秋，是二十四节气里第十三个节气，亦是秋日开篇。太阳行至黄经一百三十五度，多在公历八月七日至九日悄然交节。虽说节气书上已然标下一个“秋”字，暑气却不曾即刻退场。天地间依旧漫涌盛夏余威，正午烈日灼灼，蝉鸣高挂枝头不肯停歇。只需静心感受便能发觉，往来长风里，悄悄藏进一缕清凉，那是秋天试探着伸来的触角。

清晨出门，抬眼望向天际。再不见盛夏时节沉闷压抑的铅灰云层，天空铺展一片清旷疏淡的蓝，如同净水涤洗过后，干净透亮。身后传来母亲的叮嘱：“多加一件外套，今日立秋了。”

我抬首望向耀眼的日光，心中暗自疑惑。骄阳依旧炽烈，蝉鸣兀自喧嚣，处处寻不见秋的踪影。立秋向来不急驱逐盛夏，更像一位温和的调停人，在酷热与清凉之间，维系一段微妙的过渡期，古人称这段时序为长夏。

夏日适合奔走与喧闹，秋天则归于沉思与沉淀。遥望枝头日渐饱满的果实，静观绿叶缓缓染上浅黄，方才懂得，人间亦有属于自己的“秋收”。春日埋下的期许，盛夏挥洒的汗水，恰逢此时，适合静下心来盘点一路所得。立秋从不是落幕，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折。它提醒蓬勃生长的万物：该盛放的尽情盛放，该结果的从容结果，该沉淀的慢慢沉淀。

盛夏之风黏腻潮热，裹挟潮湿热浪扑面而来；而立秋之后的风，添了几分清爽清透，恰似一方洁净软巾，轻轻拭去额间燥热，便是古书中所言“凉风至”。昼夜温差慢慢拉开序幕，清晨草木之上，渐渐凝结晶莹露珠。立秋三候所言“一候凉风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蝉鸣”，最动人莫过于白露初生的

景致。历经连日酷暑，空气仿佛凝滞不动，秋意降临之后，朝露静静栖于草叶，清冷剔透，是夏与秋交界之处，大自然落下温柔的印记。

从前总以为秋天关联凋零与惆怅，年岁渐长才慢慢读懂：立秋是舒缓的缓冲带。它无春日稚嫩，不似盛夏狂热，只是静静劝人：不必匆忙，试着慢下来。快节奏的日常里，这样感知季节更迭的细腻心绪，已是难得的奢侈。我们奔波忙碌大半载，也该效仿节气轮转，给自己一段留白，梳理上半年得失，静待下半年丰盈。

乡野之间，玉米秆微微躬身，高粱染上绯红，稻穗日渐沉实。烈日依旧高悬，农人心中却已有期许，这是丰收徐徐拉开序幕。城市里，秋的讯息化作舌尖上的期待。老话流传“贴秋膘”，一锅温热羊肉汤，一盘醇香酱肉，成为立秋温暖的注脚。民间还有“咬秋”习俗，立秋之日啃食西瓜，仿佛一口咬下，便能将残余暑气尽数封存。现代人偏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古今习俗各不相同，本质皆是借味蕾记录季节流转。脆甜的鲜桃、刚上市的板栗，一送入口，踏实的幸福感漫上心头，是奔波许久之，送给自己最好的慰藉。

世人常说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不必等到木叶萧萧，才承认秋的到来。零星一片泛黄枝叶，并非生命的终结，只是四季轮回的常态。立秋既教会人保持等待的耐心，亦教人在喧嚣热烈之中，守住内心清醒。

暑气漫漫，秋意潜生。夏的繁盛尚未消散，秋的沉静已然启程。在这个立秋的夜晚，晚风渐柔。愿我们沐浴徐徐新凉，向内沉淀自我；愿所有人奔赴属于自己的收获时节，耕耘不被辜负，岁月不负有心人。

困檀记

□储展鹏 文/摄



文中所记黄檀树。

乡间村落，多藏不为人知的奇趣风物。

我老家宁海县桥头胡街道龙储村的汶溪边便有一株古树，灵性十足，最是奇异：但凡有人从树下经过，晴日无云之际，枝头便会簌簌落下雨丝，转瞬便能打湿衣衫。更有一桩旧说流传甚广，女子衣袂若被这“树雨”沾染，会留下淡淡污渍，寻常搓洗、日晒皆难褪去，经年留存。

村里长辈说，这般会“下雨”的奇树，全省不过4株，是难得一见的山野珍木。

初听这番话，我只觉太过玄虚，不过是乡人代代相传、添油加醋的传说。朗朗晴空，何来树木识人降雨？这般奇树，我在村中30年竟从未得见，因此心底满是怀疑。

伯父说，这棵树确有其事，只不过绝非省内仅有4棵，他曾缘汶溪而上，在上游还发现好几棵这样的树，只不过那几株都生得偏僻，无人跨河而过，便不得知“树雨”之事了。于是，在盛夏的午后，伯父便带着我去寻那棵“会下雨”的树。

原来它并不在深山，就在村中汶溪之畔，幼时我亦在附近玩耍过。这棵“奇树”，其实是一株苍劲古朴的黄檀树，按树上的浙江古树保护铭牌所记，高13米，已有156年树龄。它全然不似山野杂树那般争春竞长、枝繁叶茂，反倒生得清瘦沉静，自带一副悠然慵懒的姿态。老树通体光洁，无皮无皱，树干温润质朴，不生冗枝赘节；它亭亭伫立于溪畔田边，落落自生风骨。

时逢公历7月，伏天热浪滚滚，烈日高悬，烤得大地滚烫。我步入树荫，想亲身体验“树雨”，却并无异象，难道这终究只是趣闻传说？

这时，两位本村的叔叔途经此地，见我满脸好奇，便笑着驻足为我解惑。其中一位说，“这棵树确实会

‘下雨’，树下这片地常常都是湿漉漉的，我们都被淋过的呢，但是那一般在农历七月，天气越热，水就越多。”看来这树果然会“下雨”，只是现在还是农历六月。

另一位叔叔说道，这棵树啊，叫“困檀”。我与伯父皆是一怔，为何取名“困檀”？

“因为它每年长叶子长得最晚了，就好像睡着了一样！”

“困”字，实在绝妙。世间草木，大多循时而荣、逢春必发，唯独这株“困檀”，安于迟滞，甘于静默，在自己的时序里缓缓生长，尽显山野心性，从容自在。

我忽然为生于这一方温柔水土而心生暖意。困檀像贪睡赖床的稚子，天真烂漫、随性自在；又似阅尽世事的长者，淡然从容、优雅自持。村民包容万物的天性与节奏，正如万物以宽厚生机，温润滋养着这方水土的人。

树不管人信不信、懂不懂。困也好，醒也罢，它只管活着。

看着傲然的古檀，我依旧好奇为何盛夏时节会自成雨雾，那些沾染衣衫、洗之不去的印记，又藏着怎样的玄机？

怀揣着满腹好奇与不解，我随即打开AI软件查询，终于揭开了这桩被世人神化的古树奇事。

原来，黄檀树根系深邃发达，储水、吸水能力远超寻常草木，水分经枝叶蒸腾化为水汽；再加此树傍溪而生，汶溪流水终年不绝，水汽格外丰沛。盛夏烈日炙烤，树身蒸腾之气与溪间水雾交融凝结，成珠坠落，便造就了晴日降雨的奇观。难洗的印痕，也非什么灵性，不过是树雨裹挟微量树脂与汁液，渗入纤维，寻常清洗难以除净。

原来这流传经年的古树通灵、识人落雨的传说，不过是乡人不解自然奥秘，为这株独特的老树赋予的浪漫遐想。

我不禁心生万千感慨。蓦然想起苏轼《石钟山记》中的警世之言：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？

不可也。

山野藏至理，草木蕴真知。人间诸多传闻轶事，看似玄妙诡异、无从解释，实则皆有迹可循、有理可依。一株寻常古檀，褪去传说的滤镜，依旧藏着动人的智慧。它让我明白，求学处世，最忌盲从臆断，需常怀好奇之心，常存质疑之智，方能穿透虚妄迷雾，看清世间万事万物最本真的模样。

当然，AI所言也未必全然真切，待到农历七月之时，我定要来淋一次“树雨”，并轻声同它问声：

“嗨，你睡醒了吗？”

苏子曰：“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，故莫能知；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。此世所以不传也。”伯父说，村中尚有许多旧闻奇事，总得有人记住，不然就再没有人知道了。

是以记之。



暑气漫漫，秋意潜生。